

漢學研究 / CHINESE STUDIES 第二十七卷第四期 (總號第 59 號)

# 書 評

李 慶 國

抽 印 本

漢學研究中心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出版

# 書 評

李 慶 國\*

劉永文編

《晚清小說目錄》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853頁，ISBN 9787532549191

劉永文編《晚清小說目錄》（2008年11月），是繼阿英編《晚清戲曲小說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樽本照雄編《清末民初小說目錄》（大阪：中國文藝研究會、清末小說研究會，1988）、王繼權、夏生元編《中國近代小說目錄》（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8）、樽本照雄編《清末民初小說年表》（大阪：清末小說研究會，1999）、陳大康《中國近代小說編年》（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樽本照雄編《新編增補清末民初小說目錄》（濟南：齊魯書社，2002）、孟兆臣《中國近代小報小說目錄初編》、孟兆臣，《中國近代小報史》所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等<sup>1</sup>近代小說目錄研究之後的又一最新的研究成果。特別是其中「期

---

收稿日期：2009年5月18日，通過刊登日期：2009年10月21日。

\* 作者係日本追手門學院大學國際教養學部教授。

Li Qingguo is a professor in the Faculty of International Liberal Arts at Otomon Gakuin University, Japan.

1 此外，還有馬泰來，〈林紓翻譯作品全目〉，錢鍾書等，《林紓的翻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歐陽健、蕭相愷，〈《晚清小說目》補編〉，《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北京：

刊、日報小說目錄」部分為清末小說目錄的整理和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這部《晚清小說目錄》（以下簡稱劉目錄）收錄時間基本上界定在 1840 年至 1911 年之間，全書由十一部分組成，分為期刊小說目錄、日報小說目錄、單行本小說目錄、報刊所登廣告、登載小說的報刊、以小說命名的出版社（表）、期刊小說索引、日報小說索引、單行本小說索引、登載小說報刊索引和晚清小說年表。

編者在該書〈前言〉中主要針對目前在清末民初小說目錄研究中搜集最為豐富、檢索方便、影響也較為廣泛的日本學者樽本照雄的《新編增補清末民初小說目錄》（以下簡稱樽本目錄）所存在的問題，強調了其目錄所取得的最新成果和價值所在。概括起來有這樣幾點：一是樽本目錄「所用的大都是二手資料」，而「根據工具書做目錄，如果原來的工具書中有錯誤，則必然導致目錄的準確性降低」；二是「不能系統、全面地查閱原報刊，許多日報上的小說都不能統計出來」；三是列舉樽本目錄「所登錄的北京地區與報刊有關係的小說僅有一百二十部」，僅僅這些是無法反映清末民初北京小說全貌的。除了編者指出的第一點容易造成誤解，需要加以說明外，其餘所指大都為事實。

樽本目錄在搜求和整理的過程中，的確參考和運用了很多學者的調查和研究成果（其實這是目錄整理中的一項非常重要而又必須要做的，後面還要提到），但並非樽本目錄全都利用二手資料，事實上樽本目錄中有很多都是直接查閱了原雜誌、報紙和單行本的第一手資料，特別是有關日本方面的館藏資料，更是竭盡全力去搜尋和查閱，其中有些就屬於中國國內早已散佚的珍貴資料。樽本先生自 1985 年開展清末民初小說目錄的編輯工作以來，歷時二十五載，多次利用寒暑假和短暫的會議閑暇，去中國各地圖書館搜求和查閱原雜誌報刊和單行本。如果誤認樽本目錄只是整理二手資料，或給讀者造成如此印象，這對樽本先生和他多年來費時費力、熬心瀝血所從事的這一研究工作並非公允。

翻閱了全書，並試著比照樽本目錄和其他一些目錄做了一些篇目的檢

---

中國文聯出版社，1989），頁 1279-1289；魏紹昌主編，《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第 12 集第 29-30 卷《史料索引集》（上海：上海書店，1996）；于潤琦主編，《清末民初小說書系》（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7）等，不一列出。

索，我覺得劉目錄用力最多、做得最好的部分就是其中有關期刊、日報的小說目錄，由此也使該書成爲近年來對樽本目錄補充較多的小說目錄之一。<sup>2</sup>該書第四部分蒐集的「報刊所登廣告」也是首次將這些報刊的小說廣告系統整理發表。關於清末民初報刊和單行本刊載的小說廣告，很早就引起了研究者們的注意，這是事實，像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就收錄了不少報刊的小說廣告。但將這些小說廣告單獨、系統地整理出來還屬首次。劉目錄應將這一部分作爲附錄附在該書後面，或進一步搜求將其單獨結集出版更好。此外，像該書「五、登載小說的報刊」和「六、以小說命名的出版社（表）」都不屬於「小說目錄」，作爲附錄處理更爲合適。

劉目錄中的第三部分「單行本小說目錄」是本書中相對薄弱的部分，基本上是根據樽本目錄原樣照搬，因而也出現了將樽本目錄編排記號的處理誤認爲期刊號的失誤。<sup>3</sup>關於這一部分編者雖也聲明：「單行本小說目錄所登錄的二千五百九十三部（包括再版的小說）則多參考、引用前輩學者的目錄，只是根據報紙廣告做了個別補充。由於篇幅的限制，引用前輩學者的目錄時未能一一標註」。儘管有此說明，但對主要或大量引用的目錄原書也應該加以鄭重的說明，並詳細列出主要徵引書目。相比之下，樽本目錄則逐條逐項地明確標出引用的出處，甚至包括首次發現和披露小說的單篇論文。這不僅表現了對前人研究和調查成果的尊重，同時也可以準確找到出處以及逆向檢索和查對。

劉目錄的小說篇名或書名檢索引，即第八、九、十這三部分「期刊小說索引」、「日報小說索引」、「單行本小說索引」，分別獨立，檢索起來很不方便。不如將三者合而爲一，因爲有些小說原本就是先在期刊、報紙上

---

2 據樽本照雄將劉永文的《晚清小說目錄》與《新編增補清末民初小說目錄》逐條比照，可以確認劉目錄新增補的小說爲691件。詳見清末小說研究會網頁<http://www.biwan.jp/~tarumoto/>樽本照雄研究日誌（2009.2.23）。

3 詳見樽本照雄，〈清末小說目錄の最新成果——劉永文編《晚清小說目錄》について〉，《東方》（日本）2009.5: 2-7。其中列舉小說《盜窟奇緣》，樽本目錄列商務印書館〈說部叢書九=3〉和〈說部叢書一=83〉，原爲區別說部叢書的改組，劉目錄誤爲〈九集3編〉和〈1集83編〉載入目錄，其中「九集」和「1集」爲何一用大寫數字，一用阿拉伯數字，恐怕並未清楚，只是照搬而已。

發表，然後纔結集出版單行本的。例如，劉目錄的日報小說索引中有《魑魅鏡》（頁 707）一篇，目錄記為：《神州日報》上刊《魑魅鏡》，1907 年 8 月 31 日，作者：訥，標「短篇社會小說」。期刊小說索引中也有同名小說《魑魅鏡》（頁 668），刊於《廣益叢報》，第一百四十八號，光緒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1907 年 10 月 6 日）載，未題撰者。兩者發表於同年，和樽本目錄中《風雅報》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三日（1906 年 12 月 18 日）上載同名小說大概為同一作品，如果將期刊、日報和單行本三者索引合起來，既可引起檢索者的注意，又便於檢索，而且還能了解該作品結集前在期刊和報紙上刊載或轉載的情況。事實上，小說在清末民初這一時期被轉載的情況也是很多的。如果上面列舉的小說為同一作品的話，那麼很有可能前兩者都是後者的轉載。

劉目錄除了筆者上面提到的引用缺少明確說明外，在先行研究的調查上也存在著令人費解之處，這裡略舉一二。劉目錄中指出的關於有的學者將《談瀛小錄》刊載的陰曆日期誤為陽曆一事，其實早在十五年前筆者於〈「林譯小說」前的翻譯小說〉和〈近代報刊小說與讀者的閱讀方式〉中就曾訂正過。<sup>4</sup>另在劉目錄出版之前，孟兆臣著《中國近代小報史》（2005）已於三年前問世。該書的下篇即為〈中國近代小報小說目錄初編〉（以下簡稱孟目錄），對清末民初（有些超出這一時段）的小報進行了大量調查，其中首次調查整理出來的小說目錄，是目前為止對樽本目錄補充最多的一家。然而，對於這一研究成果在劉目錄中隻字未提，是未見到孟目錄還是有意避開不得而知。兩相對比，可知劉目錄和孟目錄調查為同一報刊的竟達二十種之多。<sup>5</sup>孟目錄在《滬報》的小說目錄後面附有光緒八年四月二十七日（1882 年 6 月 12 日）廣告《刊印奇書告白》（頁 262），這篇廣告非常重要，限於篇幅不錄。而劉目錄在「報刊所登廣告」中收錄的是《滬報》上的另一則廣告，沒有收錄

4 李慶國，〈「林譯小說」前的翻譯小說〉，《中國文學報》第 48 冊（京都：京都大學，1994），頁 96-97；〈近代報刊小說與讀者的閱讀方式〉，《人文論叢》第 11 號（日本三重縣：三重大學，1994），頁 64-65。

5 有《滬報》、《遊戲報》、《寓言報》、《笑林報》、《國民日日報》、《神州日報》、《上海》、《時事報》、《國民白話日報》、《須彌日報》、《輿論時事報》、《民呼日報》、《時報》、《民籲日報》、《民立報》、《時事新報》、《京話日報》、《正宗愛國報》、《北京新報》、《津報》等。

孟目錄中所載廣告，不知為何？此外，像美國著名學者韓南（Patrick Hanan）在《中國近代小說的興起》<sup>6</sup>一書中解決了一些研究界多年來一直懸而未決的疑案，即《申報》和《瀛寰瑣記》早期發表的《昕夕閒談》、《一睡七十年》、《乃蘇國奇聞》等外國小說究竟出自於哪國、原著何名、作者又為何人等。這曾令研究界同行們興奮不已的研究成果也被劉目錄所忽略，<sup>7</sup>而最早發表翻譯小說的《申報》的小說目錄竟從1907年開始記載，不知為何？還有，「期刊小說目錄」中遺漏了《清議報》，也可說是劉目錄的一小瑕疵。因為《清議報》是梁啟超流亡日本後最早創辦的中文雜誌，也是反映中國近代小說變革的重要期刊之一。該雜誌在創刊號上由梁啟超和羅普首次譯介了日本東海散士（柴四朗）的政治小說《佳人之奇遇》，並發表了那篇鼓吹政治小說重要性的〈譯印政治小說序〉。可以說，模仿日本明治時期給小說分類和掛標籤的做法也始於《清議報》。然而，就是這樣一份重要期刊卻被編者所忽略，令人遺憾。再者，由中華書局1991年出版的「中國近代期刊彙刊」《清議報》的影印版似乎各大圖書館都有館藏，實不宜有所遺漏。

劉目錄的報載小說中有很多只記最初發表的日期而無截止日期，這也是其缺憾之一。如《津報》、《民籲日報》、《須彌日報》、《國民白話日報》等的小說目錄都是如此，只有發表日期而無截止日期，讀者通過目錄檢索也無法判斷該小說作品是獨立的單篇還是分期連載。此外，劉目錄關於成都《通俗日報》的說明有誤，文中說創刊於成都的《通俗日報》（1909）「是傅樵村將《啓蒙通俗報》更名，實為《啓蒙通俗報》的繼續」（頁188），這是不正確的。《啓蒙通俗報》雖名稱「報」，實為雜誌，創刊於光緒二十八年正月（1902年2月），終刊於光緒三十年十一月（1904年12月），是四川省創辦最早的白話雜誌，原為半月刊，後因脫期而改為月刊。《通俗日報》並非《啓蒙通俗報》的更名和繼續。<sup>8</sup>

6 韓南（Patrick Hanan）著，徐俠譯，《中國近代小說的興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7 劉目錄曾提到：據美國漢學家韓南考證：《昕夕閒談》譯自英國作家愛德華·布威·利頓（Edward Bulwer Lytton）的長篇小說《夜與晨》（*Night and Morning*）的上半部。可見劉先生並非未見韓南的《中國近代小說的興起》一書。

8 詳細可見筆者論文〈《啓蒙通俗報》篇目匯錄〉，《清末小說》（日本）23（2000）：161-172和〈《啓蒙通俗報》篇目匯錄·補遺〉，《文學部紀要》（日本追手門學院大學）37（2001）：1-11。

最後，筆者想強調的是，迄今為止，清末民初小說目錄的整理和編輯工作大多為研究者獨立完成的，而個人的力量總是有限的，因而任何小說目錄的整理和編輯借鑒前人的研究成果都是必不可少，也是完全應該的。樽本目錄之所以能夠成為目前在清末民初小說目錄匯集中不可替代的存在，這正是其具有大量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優長所致。可見，若將清末民初的整個小說狀況徹底查清，編出一部更為系統、完整和準確的小說目錄，沒有眾多研究者的參與和互補是無法完成的。近年來清末民初的報刊和雜誌都出現了不少影印版、縮微膠卷和數位電子版本等，我們堅信清末民初小說整體狀況的描繪，在眾多研究者的參與和努力下一定會越來越準確和清晰。從這一意義上來說，筆者對劉目錄是持極歡迎和充分肯定的態度的，並希望今後這樣的目錄工具書越多越好。同時，筆者也對劉永文先生為晚清小說的資料搜求和研究付出的極大熱情和艱辛勞作深表敬意。